

天下郡國利病書卷四十六

崑山顧炎武寧人輯  
成都龍萬育燮堂訂

范守己晉譚

平陽府趙城縣有豫讓橋郡縣志俱云讓死所也按水經注引魏土地記曰太原城東有汾水南流水上舊有梁青莽殞於梁下豫讓死於津側亦襄子解衣之所在也則豫讓橋在太原明甚况智伯決晉水以灌晉陽襄子結韓魏以滅智伯原在此處不應更至趙城順德府亦有豫讓橋俱出附會

霍州志云霍山西有觀槌峰余問其名義不知所解按水經注彘水西流逕觀阜北故百邑也原過之從襄子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一

也受竹書於王澤以告襄子襄子齊三日親自剖竹有朱書曰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智氏汝亦立我於百邑襄子拜受三神之命遂滅智氏祀三神於百邑使原過主之世謂其處爲觀阜也據此則觀槌者既阜之訛耳水經注又云霍太山有岳廟廟甚靈鳥雀不栖其林猛虎常守其庭又有靈泉以供祭祀鼓動則泉流聲絕則水竭所謂觀槌者豈以鳴鼓致泉而名之乎否耶

潞安襄垣縣西六十里有獠亭驛朱秉器汾上續談云左傳晉城虎祁卽其地也前漢書曰銅鞮有上虎亭不

虎聚其字正作虎余疑其地去絳遠甚晉侯不宜作宮  
於此及閱水經注汾水經絳縣故城北又西經虎祁宮  
北橫水有故梁截汾水中凡有三十柱柱徑五尺水經  
又云澮水出河東絳縣東澮交東高山西過其縣南又  
西南過虎祁宮南又西至王澤注於汾水合而觀之虎  
祁宮在絳縣西南明甚安得以獠亭爲虎祁也至於崔  
知古遇虎妖爲妻事附於獠亭尤爲不根

水經注云鞮水出銅鞮縣西北石磴山東南流逕李熹  
墓前又東逕故城北城在山阜上下臨岫壑東西北三  
面岨袤二里世謂之斷梁城卽故縣之上虎亭也又東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

逕銅鞮縣故城北城在水南山中晉大夫羊古赤銅鞮  
伯華之邑也漢高祖破韓王信於此又東南逕頃城西  
卽縣之下虎聚也又南逕 胡邑西又東屈逕其城南  
又東逕襄垣縣入於漳據此則虎亭正古之銅鞮縣地  
不爲虎祁尤明變虎爲獠未知何義

桑欽云沁水出上黨沮縣謁戾山南過穀遠縣東又南  
過猗氏縣東又南過陽阿縣東又南出山過沁水縣北  
又東過野王縣北而酈道元云或言出穀遠縣羊頭山  
世靡谷二說不同按穀遠卽今岳陽沁源二縣地無所  
謂羊頭山者口志沁有二源一出沁源縣西北縣山東

谷一出縣東北馬圈溝俱南流至交口合逕縣城東又南逕岳陽東境又南逕沁水縣東故端氏縣界亦不知何者爲沮縣何者爲謁戾山也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其東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嬰侯之水出焉北流注於汜水註謂汜水逕中都縣入鄆阪歸於汾流則謁戾卽今之縣山矣大抵介休以南靈石以東沁源以北其山衆多今通謂之縣山不知在古各有名謂也又按司馬孚請修石門表云沁水源出銅鞮山屈曲周回水道九百自太行以西王屋以東層岩高峻天時霖雨衆谷走水小口漂泝所稱沁源又與諸說頓異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三

明道遺書云澤州北望有桑林卽成湯禱雨處澤州志云伊山侯在城西北二十里成湯禱雨伊尹從之降毒龍於此生建伊尹祠按成湯都亳先在商丘後移偃師去澤州遠甚安得逾太行而禱雨於此穆天子傳曰天子里圃田之路南至於桑野北盡徑林左傳昭公十六年九月鄭大旱使屠擊祝欸豎柎有事於桑山斬其木不雨子產曰有事於山蓀山林也而斬其木其罪大矣奪之官邑戰國策張儀說韓王曰秦下甲取成臯宜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非大王所有矣穆天子傳又曰庚午天子飲於涓上乃遣祭父如圃鄭辛未天子北還

釣於漸澤食魚於桑楚觀此則桑林之野在吾洧州明甚但去毫不遠湯之所禱則在彼不在此矣

澤州志云回車轍在城南天井關石上轍深尺許長百步世傳孔子將見趙簡子聞殺竇鳴犢舜華至此回車又云天井關有孔子廟在城南四十五里回車處按水經注邗水出太行之阜山南流經邗城西京相璠曰野王西北三十里有故邗城當太行南路道出其中邗水又東南逕孔子廟東廟庭有碑魏太和元年孔靈度等修復野王令范衆愛河中太守元眞刺史咸陽公高允表聞立碑碑云仲尼傷道不行欲北從趙鞅聞殺竇鳴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四

犢遂旋車而返及其後也晉人思之於太行嶺南爲之立廟蓋往時回轅處也又云魯國孔氏官於洛陽因居廟下以奉烝嘗是回車之說所從來久矣第諸書俱載孔子臨河而返何嘗到太行南麓耶其廟爲孔氏子孫官洛陽所立者明甚原在野王縣百二十餘里不在山北天井關也安得車轍百步許遺於關下水經注又云沁水出山過沁水縣北南逕石門謂之沁口水西有孔山山上石穴洞開穴內石上有車轍牛跡耆老傳云自然成者非人功所就也據此則沁水又有車轍矣不但天井關爲然皆不可曉

史記魏伐趙斷羊腸阪正義曰羊腸阪在太行山上南口屬懷州北口屬潞州正今所由萬善星輶驛路也水經又云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注云汾陽縣漢高帝十一年封斬疆爲侯國後立屯農積粟在此謂之羊腸倉山有羊腸阪在晉陽西北石磴縈紆若羊腸焉故倉阪取名矣是二處皆有羊腸阪也有謂晉陽西北者焉是謬矣漢地里志云壺關有羊腸阪長三里盤曲如羊腸是又不獨管涔山也

忻州有九原驛志云城西有九龍原亦名九原趙文子與叔向遊虛天慶觀碑亦云然余按水經注侯甲水出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五

原平縣胡甲山西北逕太谷謂之太谷水出谷西北流逕祁縣故城南西接鄆澤是爲祁藪也爾雅所謂昭餘祁矣又西逕京陵縣故城北於春秋爲九原之地也國語趙文子與叔向遊處其故京尙存漢興增陵於其下故曰京陵焉侯甲水又西北逕中都縣故城南春秋昭公二年晉侯執陳無宇於中都者也漢文帝爲代王都此侯甲水又西合嬰侯水逕鄆縣故城南謂之鄆水又西北入鄆陂歸於汾流中都今平遙縣京陵在祁縣平遙之間其去忻州三百餘里安得以九龍原爲九原也原平縣在今祁縣武鄉間

代州新志云代古唐國秦改雁門郡漢營陰館卽今治魏徙雁門治廣武今州西故城尋還陰館按水經云灤水出雁門陰館縣東北過代郡桑乾縣南又東過涿鹿縣北酈道元云濕水出累頭山東北流出山逕陰館縣故城西縣故樓煩鄉也漢景帝後三年置灤水又東北流左會桑乾水又東北逕石亭西又東北逕白狼堆南又東逕班氏縣南又東逕平邑縣故城南又東經豕氏縣故城北又東逕道人縣故城南又東逕昌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桑乾縣故城西魏土地記曰代城北九十里桑乾城城西渡桑乾水又按郡志左州古唐國趙爲代郡山陰漢爲陰館縣蔚州秦爲代縣漢爲代王國而元魏置桑乾縣於朔州地皆在今大同部內若陰館爲今代州則灤水何緣得東北流逾崇山疊嶂達於代都之桑乾耶

代志又云鉞陞穆天子至此作黃竹詩水經注曰東陞山北南有長嶺嶺上東西有通道卽鉞陞也蓋謂鉞陞在

代州境內故但言水經注而不言出某山水下余按水經言汾水南過平陽縣東又南過臨汾縣東酈道元注云天井水出東陞山西南北有長嶺嶺東西有通道卽鉞陞也穆天子傳曰乙酉天子西絕鉞陞西南至鹽池

是也其水三泉竒發西北流總成一川西逕堯城南又西流入汾蓋言天井水出東陘山西北入汾是其山在臨汾縣東南與鹽澤相近故云天子西絕鉞陘西南至鹽池不在代州明甚

郡志去丹水出發鳩山舊號洺水舊志引方輿勝覽云白起坑趙卒於此流血成川故名丹水恐未可據按山海經云謁戾之山沁水出焉其東有林焉名曰丹林丹林之水出焉南流注於河又曰發鳩之山漳水出焉是丹水不出於發鳩也水經注云丹水出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俗謂之源源水山海經所謂丹林之水卽斯水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七

矣法水導源洺氏縣西北洺谷東南入高都縣右入丹水上黨記曰長平城在郡南山中丹水出長平北山南流秦坑趙衆流血丹川由是俗名爲丹水斯爲不經矣由此觀之洺丹本自二水烏得謂丹水舊號洺水也血流成川之說自古而云然矣不爲無據州志謂長平北山爲丹朱嶺解云堯封丹朱於此頗謬又有謂爲丹朱陵者謂丹朱葬此皆丹水之誤稱也其謂長子爲丹朱封國者亦悞

志稱藐姑射山在平陽城西二十五里平山其支阜也平水出焉至襄陵城北入汾又名晉水按水經注云汾

水過平陽縣南與平水合平水出城陽西壺口山尙書所謂壺口治梁及岐也其水東逕狐谷亭又東逕平陽城南東入汾俗以爲晉水非也據此則平水所出爲壺口不爲藐姑射明甚安得援莊子之言以重其地

徐溝縣有驛名同戈義不可解水經云同過水出沾縣北山西過榆次縣南又西過晉陽縣南西入於汾而郡志謂同過水出樂平縣西流經平定州榆次縣至太原縣入汾則流經徐溝陽曲之間矣同戈之名其同過之訛者乎水經注又有原過水南流注於同過水西有原同過祠蓋懷道協靈受書天使傳芳後日水取名焉今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八

志作源渦水亦同前謬矣

左傳魏獻子爲政分祁氏之田以爲七縣分羊后氏之田以爲三縣司馬彌牟爲鄔大夫賈辛爲祁大夫司馬烏爲平陵大夫魏戊爲梗陽大夫知徐吾爲塗水大夫韓固爲馬首大夫孟丙爲孟大夫樂霄爲銅鞮大夫趙朝爲平陽大夫僚安爲楊氏大夫鄔城在今祁縣西梗陽塗水俱在今榆次縣銅鞮爲今沁州襄垣地楊氏爲今洪洞縣祁平陽孟今仍古名惟平陵馬首不知所在祁縣驛名賈令其以賈辛之故歟

河東鹽池山海經謂之鹽阪之澤水經注云涑水西南

逕監鹽縣故城城南有鹽池上承鹽水水出東南薄山西北流逕巫咸山北又逕安邑故城南西流注於鹽池地理志曰鹽池在安邑西南許慎謂之監長五十一里廣七里從鹽省古聲呂忱曰夙沙煮海謂之鹽今鹽池紫色澄渟潭而不流水出石鹽自然印成朝取夕復終無減損惟水暴雨澍橫潦奔洑則鹽池用耗池西又有一池謂之女鹽澤東西二十五里南北二十里在猗氏縣故城南春秋晉大夫曰郇瑕地沃饒近鹽服虔曰鹽鹽池也土人鄉俗裂水沃麻分灌川野畦水耗竭□成鹽卽所謂鹹鹺也而味苦號曰鹽田鹽鹽之名始資是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九

矣觀此則今之晒鹽其來亦久而味苦不堪食正所謂鹽也與自生石鹽價當倍蓰矣詩云王事靡盬鹽當是苦意靡盬言不苦也近注欠妥左傳晉侯夢楚子伏己而鹽其腦當時用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元凱訓鹽爲嘒尤無義意

靈石縣南道沿汾水上崎仄危頓縣志云隋開皇十年文帝欲幸太原傍汾河開道獲一石有文曰大道承吉因以爲瑞遂於其地開設縣治則未開道之前其險當不止此水經云汾水南過寇爵津注云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數十里間道隘水左右悉結偏梁開

道累石就路縈帶岩側或去水一丈或高五六丈上戴山阜下臨絕澗俗謂之魯般橋蓋通古之津隘亦在今之地險也按寇爵津在今靈石地禹工未施之先當與龍門同一險阻矣

桑乾河水經注謂出桑乾縣西北上平洪源七輪卽潦涓水東南流右會馬邑川水又東南右合灤水灤水出陰館縣累頭山一曰治水至此相合桑乾灤水並受通稱矣又東逕班氏縣南如渾水注之如渾水出涼城旋鴻縣西南五十餘里東南流逕永固縣又東南至班氏入灤水以今考之元魏桑乾縣在今朔州馬邑境內而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

漢之陰館爲今應州山陰縣亦與馬邑接壤班氏則在應州之東北也是桑乾出馬邑縣右合山陰之灤水至應州東與如渾水會古則隨地異名今通謂之桑乾矣但今志稱灤水爲灋水又謂潦涓河卽桑乾之源則非也

國語子夏教授西河汾州志以爲在共境內水經注云徐水出梁山東南流逕漢武帝登仙宮東又逕劉仲城北又東南逕子夏陵北東入河水經云河水又南逕子夏石室東注云南北有二石室臨側河崖卽子夏廟室也又云橫溪水出三累山東流注於岨谷側溪山南有

石室西北面各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扃接闐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栖遊隱學之所昔子夏設教西河卽此由是而觀不在汾州明甚

### 河汾燕閒錄

聞喜之裴自後漢裴輯而下葬北倉村數里間凡五十人皆尙書侍郎國公將相亦宇內之罕有也

新唐書突厥圍煬帝雁門帝從圍中以木繫詔書投汾水而下募兵赴援今雁門近滹沱而不通太原去汾水絕遠史言失實

晉水澗行類閩越而悍濁怒號特甚雖步可越處輒起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一

濤頭作溟源至高故也夏秋間爲害不細以無堰堤之具爾予行三晉諸山間嘗欲命綠水之地聚諸亂石仿閩越間作灘自源而下審地高低以爲踈密則晉水皆利也有司旣不暇及此而晉人簡隋亦復不知所事甚爲可恨閩諺云水無一點不爲利誠然亦由其先有豪傑之士作興後來因而修舉之遂成永世之業故予謂閩水之爲利者盈科後進晉水之不爲利者建瓴而下爾石炭卽煤也東北人謂之楂上聲南人謂之煤山西人謂之石炭平定所產尤勝堅黑而光極有火力史稱女媧氏煉五色石以補天今其遺竈在平定之東浮

山予謂此卽後世燒煤之始

吳牲撫晉疏

雁門廣武爲代州第一扼要之衝廣武西接盤道梁十餘里俱有磚牆其西白草溝路通代崞前歲敵從此出口盤道梁爲中路最衝陽方一帶山坡平衍處處可以闌入去歲賊犯苦森梁距陽方堡不數武而將官退守一城任其闌入今舊牆改土爲磚歷廣武而東寺兒溝水峪皆有險可守惟胡峪口寬衍過胡峪三千里爲馬蘭垣牆甚堅山勢亦峻又十五里爲茹越寇屢從此出入小石兩旁山雖層疊多可逾越其北關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二

城西面爲山水所壞塌五丈餘過此爲北樓其形勢全在設兵西山之巔前歲敵不攻北樓城而從西山駕梁入口莫之能禦北樓以東爲平刑其衝隘甚多賊南犯廣昌靈丘則平刑首當其衝三關西中兩路尙有邊牆泉路無邊牆可守邊以內一望平原賊由陽方入則陽武俗爲扼要之地由白草溝茹越山石入則繁峙代州爲扼要之地若大勢南下則原平忻口忻州爲扼要之地過忻州四十里爲石嶺關有險可守唐時設防稍存遺迹今蕩爲平丘旁多小路可以南過陽曲西走靜樂過此則直抵太原大原之東南則榆次壽

陽平定而通固關僅三百餘里太原之西則太原縣清源交城文水而入汾州之境 太原之南則徐溝祁縣平遙介休而入平陽之境是故論地利則三關稍有險阻有守兵把住陽方盤道梁神池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平刑等口乃可使敵不窺犯內地 在在平夷有戰兵扼擊於代州原平忻口忻州石嶺關等處則太原或可無虞也 敵若從大同邊口入犯則走進坪應朔而犯神池陽方盤道梁等口再東則廣武白草溝茹越小石北樓處處當防若以宣府入犯則走蔚州渾源而犯平刑北樓小石茹越等口再西則盤道梁陽方神池處處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三

當防崇禎八年敵入陽方之苦森梁肆掠於原平忻州定襄總督親領標兵近擊於原平崞縣代州之間敵亦旋遁前歲臣駐忻州扼其南下之勢敵故折而東掠定襄逼近五臺以五臺山險不及掠而遁

榆次縣

水利

褚鐵曰水利之興其來尙矣卽神禹盡力溝洫成周設立遂人之遺意也以代天施以益地利以供國賦以育民生胥於是焉賴之長民者誠念小民之宜各渠定爲經制核其田畝公其夫役均其水程此其大綱也仍令

擇人經理毋受賂私鬻刻期挑浚毋曠日費財拈鬪輪  
灌毋恃強奪利啓閉以時毋淤塞累衆登報以實毋影  
占偷奸誠如是則法制一立萬世永賴爭鬪息而訟獄  
省古鄴旁稻梁之咏谷口禾黍之謠不再見於今乎苟  
平時略不加以意一但有所不測之旱而欲暴巫尪咎風  
伯何益哉

張鶴騰曰先民有言地者諸生之根苑水者地之筋脉  
具材也禹治水自冀始而經畫視諸州獨勞蓋茲土崇  
山複阜其水枯旱而運淤滯而雜旱時有流火千里利  
水若喝飲焉均程鰲弊褚先生論之辨矣獨計地有上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四

下田有遠近而百姓一也乃水澍霖誰不紛然待命勢  
必先上渠數覆波橫方及下至則苗稿矣孰若一上一  
下遞後遞先陽年先上渠而沿下陰年先下渠而沂上  
庶灌溉均無不公之嘆血脉旣通地利自溥將人知天  
助雨暘亦時若矣

風俗

史記事曰嘗讀周禮見鄉師鄉大夫最重矣其次黨正  
里宰皆得與鄉黨州里之政而成周化洽秦漢以來亦  
有三老嗇夫鄉亭檢民善惡而民有但聞嗇夫不聞郡  
縣者矣我 大祖損益千古之制里有長甲有保鄉有

約寬有老俾互相糾正當時民醇俗美不讓成周詎意  
今功令旁午而教幾頓乎誠遴重鄉約或里中士夫有  
行者采請之如鄉師鄉大夫之例而講射與什伍亦相  
表裏凡民間有一善與衆揚之署異之有一不善與衆  
戒之撲記之賞不在富罰不在貧又憬省有書與人以  
自新之路而不苟則風聲一樹遠邇響應寧有俗不三  
代也者何也官與民踈不免傳舍相視彼同井者指視  
不可欺獲戾於衆勢無可逃故其言易入其化速省而  
自古訓民成俗者不能外也如曰是將滋擾則因噎廢  
食之說也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五

賦役

閻樸曰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役人有胥  
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  
校民之寡衆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卽年之老少以從役  
有均人焉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而歲不遇三  
日蓋佚之也後世政煩令劇至有銀差力差之說營辦  
多方勤動不息而部民始重困矣漢王符有云療病者  
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  
可長爲國先知民之所苦旤之所起故奸可息而國可  
安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里胥欺而低昂亂蓋貧

者無資以求於彼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踣富者愈恣愚民轉相募効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此其弊豈一口之漸哉

張鶴騰曰條鞭之法始於大理白公棟勅之東阿後司國計者以爲便遂著爲令甲山陬海澨罔不盡然一囊於此法

### 祁縣志

煎取土鹽昔時民得自便無禁斂之例自隆慶中鹺使者議結煎戶印票定額起課每鹽一引領票一張納銀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六

六分然猶未甚困也其後發票日增課銀亦日增無論煎賣多寡一概坐名散票計票取銀今益至一千三百票征銀七十八兩催比孔急民不樂煎甚有池竈已坍而票銀未豁者竊恐產鹽徵利將不久而亦湮矣

### 平定州志

#### 職官

愚按漢左雄疏畧吏教變易則民不安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厲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闕以次用之今俗浸彫敝巧僞滋萌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辦爲賢能理已安民爲劣弱奉

法循理爲不化髡鉗之戮生於睚皆覆戶之禍成於喜  
怒監司則項背相望與同疾疢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  
月虛誕獲譽拘檢離毀踴躍升騰超等逾匹考奏捕案  
亡不受罪會赦行賄復見洗滌千古吏敝左雄言之刺  
骨我朝吏治沿革李獻吉業詳之矣倘廟堂僉謀譬  
如琴瑟不調必更而張之期於可鼓則左雄氏所論威  
福之路塞虛僞之端絕迎送之役損賦歛之源息釋此  
其道何由哉

### 秩祀

愚按祠廟自祀典神祇外古帝王如太皞女媧非民間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七

所得祀東岳非本境所宜祀關真君祠不時增建多至  
二三十處與其餘不在祀典者皆瀆祀也如妬女祠黑  
水神祠崔府君祠妖妄不經皆淫祠也春秋祈報以社  
以方載於風雅 太祖高皇帝許民間每里一壇令祭  
五土五穀之神以里長主祭祭畢飲酒共中如鄉飲式  
載在會典今民間俱廢不行而但取小大王龍王等神  
賽禱雜奏伎樂士女縱觀甚爲不雅司風教者宜攷古  
正令尊制厚俗庶使民不惑於匪類駸駸然興於禮教  
云

孟縣志

按經國之志築土爲城鑿塹爲隍以其設險固國有神道焉故自唐宋以來相因致祭然不以義起非古典也國初承前制城隍封廣郡侯旣致之以人則貌之以其像固無怪者三年改正祀典止稱城隍之神 山川雲南等合壇而祭則以地道祀之矣然則崇事之所宜壇而不屋主而不像始爲得其情狀仰合乎 聖祖表正之典今乃魏然堂陛而儼然冠冕是與宋世舉嶽瀆之謬者等也豈聖王設制之本意哉考禮君子不能無議於此

### 寺觀

卷四十六

山西二

十八

自三代之治廢而佛老之教興而寺觀之設始遍於天下矣蓋其煉形羽化之術旣足以移鄉人之好尙而崇山幽谷之奧亦足以來文士之登適且刻印具官特教祝釐亦制典所不廢者安得而不志耶然古者絕地天通民以不瀆叔譽獨怪苦地之人無間賢愚祠堂之禮廢而不講特惑於禍福感應輒自立寺飾偶標木抹碧塗金拂經隳典莫此爲甚噫是謂不知類者也苟移此心以事君則爲忠臣移此心以事父則爲孝子唯仁者智者能之仁者急親愛而不移智者權輕重而不亂

### 征權

宋設酒務以辦課利立稅亭以征商稅其經總制司所取則商稅酒課額外之續增者耳至於二者之常則名故存別入鹺賬經總制錢不盡該也元初酒醉用權法至元二十二年悉罷聽民自造而定其課入俾之各輸鈔貫按季解發今也亦然

### 鹽法

宋之立法貯鹽於常平倉官白運賣後令鋪戶衙前取鹽運赴縣倉納其脚力錢則官給之百姓計丁給鹽而征其錢以充官迨其弊也官取民丁之食鹽賣之取錢以供別項至今人戶所納鹽錢則立爲常賦鹽不得而錢不可免矣今也亦然

### 匠役

凡工役皆隸於工部役於京師有住坐者有輪班者又有存留本府而執役於織染局者大抵住坐者則廩食於官每月止役一旬輪班者則周而復始每班止役一季役滿放回填給勘合執照若造作數多奏間起取若無工可造聽令自行先是各邑工匠編班不等洪武三十六年照諸司役作煩簡更定班次或三年或二年諸匠皆免本戶差役二丁若單丁重役除其一役老疾無丁者免其本丁法至備而恩至渥矣後因住坐存留者

或有逃故輪流赴工者或有失班仍令清軍御史行各府州縣清軍官清解造冊繳部然有納價准工事例司清理者宜審處焉

### 役法閻樸作

閻樸曰役法莫詳於周禮師有兵役田有徒役人有胥役里有鄉役有司徒焉因地之善惡以均役有族師焉校民之衆寡以起役有鄉大夫焉卽年之老少以從役有均人焉論歲之豐凶以行役其役雖衆歲不過三日蓋佚之也自後世政煩令劇有正役焉有雜役焉正役者里長甲首十年輪役一次事以催辦錢糧勾攝公事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

又選年高有德者一人爲老人給以教民榜勸善敦俗有糧頭以征收稅糧有書手以典司冊籍總小甲以巡捕奸慝皆所謂正役也雜役者有以銀代人者曰銀差有人自應役者曰力差亦政所不可闕焉者但今之正役索費百端有以燈油錢名之者有以柴炭錢名之者有以下程錢名之者有以折乾錢名之者有以管飯錢名之者有以銀硃錢名之者有以募馬錢名之者有以支應錢名之者加之以里長之科害而民困不可言矣雜役則出人於里胥之手貧者無貲以求於彼則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之則無富之名

而有富之實故貧者愈踣富者愈恣愚民展轉相慕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自庇也甚至賣田而鬻女或死亡而轉徙况兼邊鄙多事或派之以買馬或派之以糴糧買草遂致村墟成空忍聞此難之嘆嗚呼弊也久矣漢王苻有云療病者必知豚之虛實氣之所結然後爲之方故疾可愈而壽可長爲國者先知民之所苦裊之所起故奸可息而國可安愚深以望之從政者

### 名宦

秦罷侯以來獨兩漢吏治卓然可稱由當時長吏不數易二千石以下並自辟官屬而文禁踈濶頗得與民便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一

宜以務教化爲業或拜則天子親見問覽考其得失而以治行聞者寵之璽書黃金賜爵至關內侯公卿闕則往往次選以表用之故天下才智經術之士各得一其心志耳目少圖久遠吏治修而民蒙其利也明興高皇帝以敦實務民覽納吏治數傳之後天下猶想其風采是時國家法制未盡意猶近古百執事以九年叙滿其功最者或入爲列卿或長藩臬宏治正德以後率三歲一易或再歲一易而書其最以上之天子之庭者率習文法亟筦籥治簿書爲首功學士大夫世雋茂才頗希務名亦極爲轉徙而無固志豈其才之不同與亦

國家之制有所未伸與或與古者之意寢遠矣

### 教官

古者學校之制徧天下而又特置師儒之官以隸學宮其德行道誼之所書會民讀法鄉射養老讞獄詢囚籥舞絃歌軍旅俎豆之所考習司徒之屬以領之其師而事者曰三老三老者詔於天子無北面此大學之畧也下及州縣歲時會民讀法亦自州長黨正領之別有鄉老贊賢大夫書其賢者能者以獻於王德尊而望重共教易行隋唐以來廣置學宮仿秦漢故事曰博士博士之秩不及百石爵列日輕而教頗放失矣 高皇帝定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二

天下首詔諸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於 朝者或擢爲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 英宗以後稍集所司議改著爲令凡郡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諸郡縣歲貢之士領之間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特千百之一二而已而其至也長州縣有與監司藩臬者之臨學以簿書升斗之吏畜視之而不復知禮貌之以尊其權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間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按故事亦必待以授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待之也太褻而其錄之也太輕嗚呼今之爲輪轅弓□者必

擇匠師之能者豐其餼廩厚其直然後輪轅弓矢之材可飾也而況於國家之養士乎叔譽頗憤腕爲國家發議申古者尊師之意然後人倫明教化可興也

### 忻州志

忻三邊孔道全晉後藩誠重地也唐宋戍石嶺赤塘二關郡置防禦團練使明朝邊防在雲中雁門以此爲內地遂不設兵然與沁濕平定相提而論則邊腹有分矣彼皆建廳此何獨無之嘉靖庚戌歲敵由寧武諸口八犯受禍甚慘省會戒嚴忻口迤西東高西高等郡一路平衍敵渡沙河直抵郡城人云內口過赤塘直抵省

###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三

會撫臺魏公長慮調太原沁戍防秋沁人憚往返咸愿析附竊欲議將治東廢王府詳建所治以防戍實之因郡糧額重兵食難議未果尋亦罷戍僅本郡壯兵三百餘名敵欵後率多調遣近年調發幾盡倘一旦有警駟市兒登陴恐毋濟緩急也

### 寨堡

故郡堡

治東五里

東樓村堡

西樓村堡

段家莊堡

俱治

東十里

曹村堡

石家村堡

魏家村堡

俱治東十五里

北

胡堡

太延堡

俱治東二十里

令歸堡

黃村堡

俱治東十五里

雙堡

郭家堡

俱治東南十五里

虎頭山堡

遊遨堡

俱治東

里一十 龍王砦 定興砦俱治二十里 東里南 黃堂砦治三十里 東里南

新莊堡治十里 北三 代郡堡治十里 東里北三 已上永豐鄉

蘭村堡治十里 西 晏村堡 白陽砦俱治十里 西 白石堡治西

里三十 月里堡 南張村砦俱治四十里 西 馮村堡 北杜

堡 西杜堡 石水村堡 下舍堡俱治五十里 西 高家莊

砦治十里 西五 田家峪砦 三交堡俱治六十里 西 魏家溝砦

王家砦俱治七十里 西 葵尖砦治十里 西七 官莊堡治五十里 西南

高崕砦治七十里 西南 牛尾莊砦治一百里 西南 上寺堡治六十里 西北

蒲閣砦治七十里 西北 沙溝砦治九十里 西北 至羅堡 麻會鎮

堡俱治二十里 南 關城堡治十里 南四 韓嚴堡治十里 東南 西張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四

堡治十里 東南 已上集賢鄉 匡村堡治五里 西 遼莊堡

解原堡俱治十里 西 流江堡治五里 西十 張村堡 依提堡

王要村堡俱治二十里 西 合索堡 作頭砦俱治三十里 西 東

呼延堡 楊家莊堡俱治十里 西三 上開峪堡 下開峪

堡俱治四十里 西 六石堡治十五里 西北二 西馮城堡 嘉禾堡

明望砦俱治三十里 西北 南營屯堡 竒村堡後王村堡

俱治四十里 西北 苗莊砦治五里 西北 米家砦治六十里 西北

已上九原鄉 北趙寨治二十里 西北 秦城堡 頓村堡

尹村堡俱治二十里 西北 南高寨治五十里 西北 東高堡 西

高堡俱治六十里 西北 楊胡砦治七十里 西北 楊村堡 播明堡

泡池堡

俱治北十五里

部落堡

治百三十五里

淤泥堡

吳

家堡

俱治北四十里

忻口鎮堡

見上

猫砦

治北五十里元時戍兵正統米虜入

有石具常射退四十七騎乃引去

高村屯堡

治北四十里

以上金山鄉

郡關郭墻卑簿鹵土漸頽貧民艱於修築竊欲乘戍卒更高厚之以當事議撒不果請萬一敵侵恐不可守云內赤塘一帶西南直通晉陽敵曾出沒東高西高地俱平衍敵渡沙河即可長驅抵郡均所當慮寨堡卽星羅平第可守者黃堂明望虎頭龍王高崖米家砦猫砦東樓村北胡高村忻口僅二十餘處而已小民懲往年北趙張村之變惴惴殘破遇警棄去多入深窵嶮溝視修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五

理不啻驅之陷井也似當酌助官修增高益厚多置軍火及器械令民積粟穿井宅安其中庶有固志第未易言也

郡境村落約三百許皆有梵寺數楹最小者亦斗室供奉香火僧元精行貧民爲僧傭作者挈妻傍居流娼儻居僧舍蕩無精行子諧狎藉資衣食更從諛之深可扼腕緣胡先素崇佛教故濫觴至此計非廬居人人不可第鄉人就此辟敵歲時祈報亦未易議革也

郡田賦先年分丁站春秋四項征收歲首先比丁站踰月而報完未遑驗發緩征夏秋輸稅亦十之八轉輸有

備而邊糧之外王糧亦完十之二三近行一條鞭法管糧官專督之而丁站十逋其二三矣前人催科之法有第逋負甲乙叙征者民恐己之甲也則遞輸有不問甲乙間攝者民懼攝之不測也則爭輸有勾牒已具而故稽之者民畏牒之或下也則亟輸郡民急公者固夥其慣逋者王法皆不能攝卽拘及且懷金受笞而去不得已先責多逋者而站銀混於派丁中銀數少遂得規避邊糧急踰星火隨征隨解逋民探知解完卽不輸納而王糧以逋爲常不能殿最矣庫無剩金上供之需未開征時卽征解完東支西吾官甚病之乃知雖有良法便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六

良民而頑民則敝便全完而逋欠則敝法固無如人何郡糧昔年定則皆丈地書識上下其手多不均平緣官不能履畝卽履畝亦不能區別地色也但懸絕不至霄壤姑仍其舊然有必當變通者如苻村重新高苗白村平張淤泥等處有多斥鹵無歲不派無歲不逋空名解實反使逋糧者引以藉口大屬無謂蕭樓郝曹金竒等村段石等莊新漲引淤之地穀粟不啻倍收十三中糧十七丁糧無糧者更不知幾似應清刷概派上則積荒議豁重則議減賦稅旣均催科亦易竊曾建議及此因首地糧經報部不果行因思將此地加額每畝以一

升五合解豐贍庫餘入總州則部額如故而民賦亦均或甦民裕國之一策也敢告之來者

郡南門外舊有王家莊渠東門外渠野場渠故郡渠比胡渠引水灌田以故糧派上則郝村蕭村樓村曹村原係下地輕糧近年開渠上流淤灌上地甚多上流引水則下流涸是上則之地反不當下地之收穫竊意合前後村通勻水利亦合前後村通均地糧乃爲均平不然訊村民愿水地者則計水所到而征以上糧愿旱地者則征以下糧而禁勿侵水庶民各安心而免爭奪之禍矣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七

郡山多石薪木絕少石炭南資陽曲北資元岡數日始得往返元岡路遙崎嶇隆冬尤苦之往往人牛僵仆此他邑所無之艱也衆謂東西兩山亦產石炭苦不能識因募陽曲窰戶令開鑿售鬻皆言頑石無炭避去設有邊警積新當慮耳

靜樂縣志

蘆芽一山崔嵬特援高出雲霄而磅礴盤據可數百里寧武朔州處北麓忻州崞縣處東麓岢嵐五臺處西麓嵐縣靜樂處南麓而山之左與盤道梁等山衿帶相連曩時林木參差干霄蔽日遮障煙塵儼然天塹長城邇

來禁令稍弛有借稱王府勢官斫伐者有假托壽木橋  
梁採取者有貧民小戶盜販圈板者絡繹道路日夜一  
休追惟建置之初勘破全晉之形勝以爲中有寧武關  
東有雁門關西有偏頭關皆通賊路口中外咽喉之地  
故設兵禦備屯軍戍守有如山不蕩然而屏翰盡撤則  
白登以南并州以北何處非戎馬長驅之路卽三關亦  
無險可恃矣

知縣王近愚包修城垣疏略

蘆芽禁山砍伐殆盡道路四達敵騎無遮從水泉營下  
岢嵐入靜樂從寧武下寧化入靜樂俱爲坦途鳴鞭卽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八

至 大同地方郡有衛有邑衛所修守有資以故雖處  
極邊安靜如堵靜樂接壤沙漳巨衝要害不減於大同  
况東路雁門關原設雁門千戶所迤南四十里爲代州  
設振武衛衛有六千戶所又有守備統軍一營守禦之  
西 偏頭關千戶所迤南一百八十里爲岢嵐州內設  
鎮西衛衛有五千戶所亦有守備統軍一營守禦之中  
路寧武關與東西兩路並稱重地號曰三關迤南一百  
八十里爲靜樂亦宜設一衛所防守以仿兩路之制但  
添設錢糧招致軍馬似有難處者察得平陽路安擇沁  
等處有兼設衛所者 祖宗剏建固不政輕議第今時

異勢殊邊方爲意腹裏爲緩澤州與河南接境係腹裏  
地方並毋邊情設寧山衛正以彈壓盜賊防備不虞他  
衛皆五所獨寧山有六所若調一所於靜樂在寧山猶  
爲不少而此處良足多矣 攷之舊史宋嘗於邊境置  
四軍曰崇化曰火山曰岢嵐曰樓煩岢嵐雖重兵而移  
置嵐谷樓煩雖舊號而頗近靜樂蓋岢嵐本以嵐谷得  
名而樓煩則自併比管設之以漸南矣獨崇化爲今之  
寧化去寧武爲近大山屬偏頭云頭爲近實今日二關  
之所宗也嗚呼周人城朔方不聞有雁門也李收備雁  
門不聞有寧武也中國遺禍之淺深不亦大可慨哉

卷四十六

山西二

二十九